

八百年楚国的最后归宿

叶润清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季连，非姓，楚其后也。”

根据《史记·楚世家》等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楚国发源于陕西、河南、湖北三省交界的丹水流域，最初“土不过屯”，自周成王封熊绎于丹阳之后，作为诸侯国的楚国才开始不断发展壮大，先后扩展到江汉平原、两湖流域、淮河中游及上游局部地区、长江下游的部分地区，成为雄霸南方的东周大国。

“穆王……四年(公元前622年)灭六、蓼。”是楚国东进攻灭淮夷(群舒)方的最早记载。其后楚国开始了前后约400年经营江淮地区的历史，并最终迁都寿春。

最后的郢都寿春城

“二十二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据《史记·楚世家》和《史记·春申君列传》等文献记载，楚自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迁都寿春，至负刍五年(公元前223年)被秦灭国。寿春作为楚国最后的都城，前后存续19年。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寿春城遗址的考古发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寿县县城东南一带陆续在基建工程中发现“大府”铜牛、鄂君启金节、楚金币鄂爰以及大量的板瓦、筒瓦、陶水井构件等战国晚期楚国遗存。

1983年春，安徽省博物馆丁邦钧先生带队，正式开始了寿春城遗址的考古工作。

1985年的考古发掘，发现面积2000多平方米的柏家台大型建筑基址，出土大型石柱础，用完整筒瓦扣合而成的下水道，凤鸟纹、云纹、树云纹和四叶纹瓦当等战国晚期遗存，推测为宫殿基址。

1987年5月，利用航空照片或卫星影像资料开展的遥感考古，初步确定了外郭城、护城河及城外相关水系和城郭内的水道系统等信息。

1988—1991年，结合遥感考古和物探验证，推测寿春城遗址东西长约6.2公里，南北宽约4.25公里，总面积约26.35平方公里。

2001年开始，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合作，通过近三年的考古工作，否定了此前所谓的外郭城垣遗迹，提出始建于宋代的寿县古城位置为寿春城的宫城或内城，“柏家台—邢家庄—邱家花园”一线为功能性大型建筑区的新认识。

2004—2016年以配合基建为主的考古工作，发现寿县新城遗址明珠大道以南区域的遗存主体年代为汉代和唐宋时期。战国晚期遗存以2009年明珠大道车马坑、2011年寿县西门城台及西城墙夯土基址的发现最为重要。

蔡、越遗存与楚国王陵贵族墓

2017—2021年，对西圈墓地等进行连续发掘。

一是发现蔡侯级“亚”字形积炭大墓，并厘清了其与南侧明珠大道车马坑的关系；同时发现一座蔡国中等贵族墓葬，出土带错金铭文“蔡侯产之用戈”的三联戟；还发现一批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中小型墓葬。结合蔡昭侯墓、东津村以及淮南蔡家岗等地蔡墓的发现，进一步明确了蔡侯与贵族墓葬区和下蔡时期寿春城的布局，强化了“下蔡地望”“寿县说”和“州来城—下蔡城—寿春城”发展脉络的基本认识。

二是首次在西南拐角塘发现战国早中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在寿春城遗址范围内发现战国中期墓葬。

三是继柏家台和邢家庄之后，在八里村发现楚寿春城时期的夯土建筑基址及疑似“水道”遗迹，结合同时期遗存的新发现，说明由于楚国晚期的迁都事件，导致大量人口涌入，其居住区的分布应已扩展至寿西湖东岸沿线一带。

四是在寿县城北小宋家台子北墓地发现一批战国早中期典型越国墓葬，填补了该区域越灭吴之后墓葬考古的空白，也为印证吴据州来以及吴楚争霸江淮的历史提供了重要材料支撑。

此外，寿春城外包围国王陵与贵族墓葬区的分布是比较明晰的，分别是东南方向瓦埠湖北一带的高等级墓葬区，包括李三孤堆、武王墩等；西南方向胡塘、双桥一线的中等贵族墓葬区；北部八公山南麓、东淝河北岸一带的小型墓葬区。这三片墓葬群的分布，李三孤堆楚墓、长丰杨公楚贵族墓的重要发现，从一个侧面支撑了寿县城及其东南部区域为寿春城城址的认识。

2021年西南小城城垣的解剖，初步厘清了其功能、布局及其与楚寿春城的关系。

除寿春城遗址及周边地区的重要发现外，潜山、枞阳、安庆、六安、舒城等地都有墓葬等楚文化遗存的发现。

都城变迁与楚国兴衰的历史思考

楚国经略江淮的400余年，也是楚国由盛而衰的400余年。鼎盛时期曾饮马黄河，问鼎中原，但在东进吴越西服巴蜀的过程中却屡屡失利，经历了被吴“拔郢”的惨痛教训，被迫先后迁都淮阴和寿春，西服巴蜀的战略目标亦因三峡天险而未能如愿。究其原因，不排除与其都城迁徙的方向性错误有关。古代都城的迁徙，往往关系国家兴衰。对于楚国，南下迁都或许才是上上之策。

无论河南淮阳还是安徽寿春，均为黄淮平原腹地，乃一眼千里的四战之地，无险可守，虽远离强秦，但北有齐国、东有吴越，强国环伺，而楚吴的长期对决，也让楚国的国力受到巨大损耗，无疑加速了其灭亡的进程。最终在迁都寿春仅仅19年之后便为秦国所灭。而设以南下为都城，避开强吴锋芒，改东向迁都至南向迁都，以南楚为中楚，以类似长沙的地方营建都城，以湖北为北方屏障，主营苗蛮，拓展岭南，待时机成熟，再西服巴蜀，一则南中国山野千里，纵深腹地辽阔，且有长江天险可以固守；再则除远在黄河中游的秦晋之外，东、西、南均无强敌环伺，且有巴蜀之地可以退守，可谓进退自如。秦欲灭之谈何容易。虽难图中原，但足可南北立。诚如是，则楚国的历史必改写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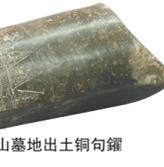
(作者单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寿县出土“鄂君启金节”



寿县出土楚金币



枞阳旗山墓地出土铜句钩



潜山林新墓地出土铜剑



安庆圣墩墓地出土原始瓷甗

问所从来——葫芦娃原来是非洲娃

■考古科普

葫芦在中国出现得很早，在新石器时期的考古遗址中，就可以发现葫芦遗存。但是要问葫芦最早的起源就众说纷纭了。起初学者们提出了种种起源，如非洲起源、中亚起源、南亚起源等。

20世纪中叶之后，非洲起源说打败了其他起源说，成为相对而言最具影响力的观点。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非洲发现了最多葫芦的“兄弟”。动画片《葫芦娃》中，一颗葫芦籽就可以诞生葫芦七兄弟，那在葫芦起源地，自然也会有更多的葫芦“兄弟”，也就是说，会发现更多的同属近缘种。而在当时，植物学家在非洲发现并确认了5种与葫芦亲缘相近的野生物种，他们的学名分别是：*L. breviflora* (Benth.) *Roberty*, *L. abyssinica* (Hook f.) *Jeffrey* and *L. rufa* (Gilg.) *Jeffrey* and *L. sphaerica* (Sonder) *Naudin* and *L. guineensis* (G. Don) *Jeffrey*。这一起源说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因为尽管葫芦的“兄弟”已经发现了许多，但是我们的主角——野生葫芦，却仍然没有被发现。但是这个漏洞，在21世纪也被补上了。

2004年，Decker-Walters等人发表报告，在非洲的津巴布韦发现了野生葫芦种群。尽管他们发现的葫芦和我们现在的葫芦有一定的差别，但是通过各种科技手段以及形态学的对比，它是野生葫芦确定无疑。他们猜测，这种葫芦很有可能是葫芦的祖先种群独立发展而来。

之后，越来越多研究也证明非洲葫芦的遗传多样性要大于其他地区。学者通过分子钟还推断出了葫芦这一物种在非洲的起源可能发生在距今27万年左右。

葫芦的冒险——亚洲之旅

那么问题来了，原先在非洲的葫芦又是如何到达世界各地，还进入了中国呢？学者们结合考古材料的年代信息，推断葫芦是在距今15000—10000年间从起源地非洲直接传入亚洲的。

由于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地区存在一支较为古老的亚洲亚种群，学者推测此地可能是亚洲亚种群葫芦的出发地。但是葫芦到底是通过人类活动还是自然事件来到亚洲的，我们现在依然不能给出确定的答案。

而葫芦在亚洲的关键登陆地点，目前证据显示可能是南亚及中南半岛地区。首先，泰国、日本以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都发现有较早的葫芦遗存，但是东南亚地区却缺乏葫芦传播相关的考古发现。此外，印度半岛在地吠陀时代和后吠陀时代的梵语著作里多次出现表达葫芦含义的词汇，但学者考察后推断这些词汇大多数与来自西部欧亚大陆的印欧语系无关。结合各种考古信息推断，葫芦在至少距今7000年前就已经由海上路线传入我国，自商周时期以后，葫芦又进一步深入至我国中部地区，变得越来越常见。

那非洲的葫芦和亚洲的葫芦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总是葫芦的外在，非洲亚种一般大而浑圆，表面有瘤，而相比之下亚洲亚种则较细长纤瘦。当然，这样就太外貌协会了，我们还可以深入内心，看它们

「九宫格」的秘密

■考古科普

一根藤上七个瓜——葫芦的来龙去脉

安婷 朱梦雅 张之恒

安婷 朱梦雅 张之恒

淮南武王墩楚墓椁室结构浅析

凌渡

种子的差别。非洲人一般肤色较黑，非洲葫芦的种子也同样如此，它的种皮颜色偏深。此外，非洲亚种葫芦种子的长宽比小于2，两侧伸展出的“耳”较窄小，表面绒毛也较少。相较而言亚洲亚种的葫芦种子种皮颜色偏浅，长宽比要大于2，“耳”较突出，表面还有明显的竖线状分布的绒毛。明明有着同样的祖先，但是形态却如此不同，这真是环境改变葫芦。

此外，现在我们还有更加深入葫芦产地的方法来判断两种葫芦的区别——叶绿体DNA序列。2005年，研究者们发现非洲葫芦和亚洲葫芦之间有两处插入缺失标记(InDel)和一处SNP位点上的固定差异，这下葫芦再怎么在外表上改变自己，都可以被辨认出来了。

寻寻觅觅——美洲葫芦，你是我们的兄弟吗？

现在葫芦已经广布世界各地，但是这些葫芦，哪些和亚洲亚种葫芦关系更近呢？

美洲地区有种植葫芦，这里的葫芦从何而来呢？20世纪六七十年代，学者发现新几内亚地区的一些葫芦种群呈现出非洲亚种的特征，而一些古代秘鲁的葫芦遗存以及现代亚利桑那州的葫芦品种又呈现出亚洲亚种的特征，这就让学者们开始猜测史前跨大洋交流的存在。

但是这又奇怪起来了，难道美洲一部分葫芦是亚洲传来的，一部分葫芦是非洲传来的，而且它们谁都不搭理谁？学者们不相信，还是要追根溯源。Erickson支持“美洲葫芦亚洲来源说”，他的团队通过叶绿体基因组测序的方式对12份美洲考古遗址出土的葫芦样品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7世纪以前的材料都属于亚洲亚种，只有一组年代为公元1660年的材料属于非洲亚种。他们提出了假说，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时候，葫芦伴随着古印第安人穿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之后现代欧洲殖民者进入美洲，带来的非洲亚种逐渐替代了一部分亚洲亚种葫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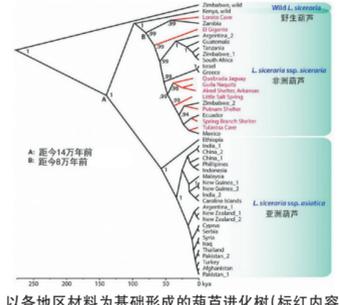
但是有学者认为这个假说没有充足的证据，古印第安人同样途径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地区，但是目前尚无可靠的考古学或民族学证据证明该地区人类使用葫芦。后来，学者们把目光放到了非洲。但是非洲和美洲之间有大洋相隔，比起亚洲与美洲的距离，非洲和美洲的距离可远多了，葫芦能在这趟远距离航行中生存下来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是，学者们做起了模拟研究。Whitaker等人在实验室模拟了葫芦在海上漂流的情况，得出结论，葫芦在海上漂浮224天后仍然能保持一定的种子活性，这段时间已经足够葫芦从非洲到达美洲了。而当他们六年后再进行第二次实验时，他们发现，第一次实验中的种子居然还有14%~32%的出芽率。

葫芦是可以漂洋过海生存下来，那它是怎么样漂过



亚洲、美洲葫芦向波利尼西亚地区传播示意图 (改绘自Clarke et al, 2006)



以各地区材料为基础形成的葫芦进化树(标红内容为美洲地区材料) (改绘自Kistler et al, 2014)



野生葫芦种子(红框内)与驯化种

新西兰之间的三角形区域。学者们对该地区的葫芦进行分析，发现该地区的葫芦是亚洲葫芦和美洲葫芦杂交的结果，并和亚洲地区的葫芦显示出更亲近的关系，还绘制出了葫芦可能的传播路径。

至于欧洲葫芦，研究者们运用种种手段对欧洲一批古罗马时期的葫芦遗存进行了分析，在结合历史文献记载的情况下，推测欧洲的葫芦是亚洲传入的。

各显神通——驯化葫芦的奇异本领

部分学者认为葫芦除了在非洲独立驯化之外，也传播至亚洲和美洲进行独立驯化。根据考古遗址出土葫芦的年代信息推测，我们现在的葫芦大约是距今15000—10000年间驯化的，要早于大部分人类利用的粮食。葫芦娃的奇异本领让我们羡慕不已，难道经过人类之手驯化过的葫芦都是这样的吗？

驯化后的葫芦虽有奇异本领，但却与葫芦娃不同。首先，驯化过的葫芦果皮要显著厚于野生葫芦，这就意味着它们要更多地依靠人类传播种子。此外，驯化后的葫芦变得更大，相较而言没有那么苦，这主要就是更加方便人类的食用。为了满足人类制作不同功能器具的需要，葫芦的形状也变得更加的多样化。驯化后的葫芦和野生葫芦相比，有了更多的奇异本领，这些都是人类的智慧。

总之，葫芦功能多样，是人类生活中的常客。随着越来越多科技手段的出现，有关葫芦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假以时日，我们也能挖掘出更多葫芦的秘密。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室中间存放棺槨。此类布局在西周至春秋时期流行，春秋晚期的楚国墓葬也包括在内。至战国时期，出现了另一种封闭式布局，椁室内分设隔间，常见于楚国贵族墓中，其结构严谨，有一定对称关系，所分隔间的数量可与等级挂钩。表现在隔间数量和平面结构之上也不尽相同，单就东周时期而言，大型墓葬平面在春秋晚期还看不出与中原诸国的明显差异，但至迟在战国中期，其形态就成了常见的坑壁设逐级台阶，方形或亚字形椁室，其内分间的结构了。目前已知楚墓方形椁室分间有7、5、3几个数量等级，墓主身份多为当时的令尹、封君、大夫等高级官员，其椁室内以棺室为中心，并将四周空间合理切分成相应数量，形成了若干摆放器物的边箱。亚字形椁室楚墓所见极少，目前仅有5室和9室两类。5室墓以战国中期的新蔡葛陵楚墓为代表，其四个分室呈严格对称形态，墓主可能为夜夜君，地位仅次于楚王。9室墓的亚字形椁室为特殊，目前除武王墩外，另有20世纪30年代被盗掘的寿县李三孤堆墓也与此相似，墓主被认为是考烈王之子楚幽王。东周楚墓演变过程中唯有墓道数大体未动，基本只有一条东向的短墓道，偶见双墓道，但极少。

再谈武王墩椁室“九宫格”的象征意义。上文在一个大的时空背景下将楚贵族墓平面的变迁史简要梳理，这里回到篇首提到的该墓椁室平面呈旋转变化的原因。大型墓葬的平面结构和空间布局大概率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结果，与墓主的设想及当时的文化背景联系紧密，众所周知的春秋晚期的安徽蚌埠钟离国君柏墓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范例。但与之不同的是，无论从墓坑垂直布局还是墓室平面来看，武王墩还远不及钟离柏墓那般特殊，但依然隐藏着诸多“秘密”。

笔者认为或有两层含义，一层较为显性，通过数字凸显楚王的等级。所谓九五之数通常是帝王身份的象征，“九五，飞龙在天”(《周易·乾》)，对应武王墩墓中，椁室由九个分间构成，而围绕中室的八个隔间，两两并列，分列四至。但在椁顶木板未揭开时，每个方位的两个

隔间就是一个整体，此举使得椁室就仅有五个部分(图二)。第二层含义较为隐蔽，可能与楚人的北斗信仰有关。北斗也称璇玑，《楚辞·王逸》曰：“吟兮中璽，上察分璇玑”，所谓“帝张四维，运之以斗，反复其所，正指寅，十二月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淮南子·天文训》)，不过武王墩椁室的结构并没有营造出斗魁的勺状，而是呈亚字形，但是如果结合该墓的东向墓道，含义就凸显出来了。该墓墓道正东偏北几度，代表的是北斗星的斗柄，此方位是一年中西运行的起点和终点。与此同时，亚字形椁室的四至则表现的是北斗的四季运行。而墓主人所在的中室则处于北极星的位置，被北斗围绕，一年四季，周而复始，旋转不止(图三)。北极星也就是楚人眼中的“太一”，是为宇宙万物的本源(《郭店楚简·太一生水》)。同时也被比拟为天帝，并以“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方”(《史记·天官书》)。

这里顺便说一下武王墩墓坑所构造的21级台阶。楚系大型墓葬台阶级数无定数，但大多只有十余级，而武王墩台阶级数是目前所见最大者。大中型墓葬台阶级数观上顺应南方土质的产物，由于需要挖掘的深度过大，为避免塌方，通常会选择在墓坑四周由上至下挖出台阶，每级台阶尺寸相近，设台阶数量大体由墓坑深度决定，但具体到每级台阶的厚度，则是一个变量，可以根据主观情况调整。笔者认为台阶级数绝非偶然产物，也应有一定的隐喻。具体到武王墩而言，此台阶级数与椁室结构的缜密设计密切相关，也就是需要将其与天象结合起来探讨。笔者认为21这个数字代表的可能是恒星的数量。仰望星空，如按照绝对星等(星体自身发光能力)划分的话，最为耀眼的是21颗恒星，属于绝对星等中的一等星，亮度上要比上述北斗七星和北极星这些二等星亮度高2.5倍以上。上古时期对于恒星观测早已有之，殷墟甲骨文就有相关记载，至战国时期的《甘石星经》，则观测到800余颗恒星，并系统记录了黄道附近120颗恒星及其与北极星的位置关系。楚国的天文“术家”们对相关恒星的位置和特征自然也是了然于胸。

综上所述，战国晚期楚墓的结构是一个极为讲究的设计方案，看似简单，却隐含了诸多奥秘。亚字形椁室结构符合天子之制，更表现出楚王将自己化身天帝和宇宙的中心，在璀璨星群的环绕之下，北斗围绕自己周而复始地旋转，以示永生。此种墓葬结构的隐喻起始时间至迟在战国中期的楚地可能就已成形，进而明显有别于其他诸侯国乃至周王室的墓葬结构，充分表现出楚人独特的精神风貌。这种风貌在楚人胸中早已已有之，西周初年楚国始封国君熊绎“筮路蓝缕，以启山林”，表现出的是一种艰苦卓绝、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西周中期的楚君熊渠提出的“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的口号，则将楚人敢为人先、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阐释得淋漓尽致。而武王墩亚字形椁室结构或许就是楚人这种积极心态的呈现。

去的呢？学者推断可能是通过洋流，而2014年的一项模拟研究证明了其可行性。在这项研究中，尽管多次改变变量，非洲南纬20°与赤道之间出发的葫芦通过洋流抵达美洲的平均成功率依然可以达到10%~20%，最低的一次也在1%~3%之间。

可是，我们在古代遗址中发现的不都是亚洲亚种的葫芦吗？2014年的这项研究认为这是因为Erickson测的不准，现代样品的区分标记怎么可以适用于古代情况呢？他们重新对9份古代葫芦样品和36份现代葫芦样品叶绿体基因组的大单拷贝区(LSC)86000个碱基对进行了测序和组装，弄出了一份葫芦的系统发育树，认为美洲考古遗址中出土的葫芦种群是更加接近于非洲亚种这一分支。

美洲的葫芦到底是随着人类活动从亚洲传入的呢，还是随着洋流从非洲传入的呢？或许还需要更多证据……

兄弟相认——终于找到你

虽然美洲的葫芦兄弟还不能确认亲疏，但是亚洲葫芦娃找到了自己的波利尼西亚和欧洲葫芦兄弟。

波利尼西亚地区主要指的是夏威夷群岛、复活节岛以及新西兰之间的三角形区域。学者们对该地区的葫芦进行分析，发现该地区的葫芦是亚洲葫芦和美洲葫芦杂交的结果，并和亚洲地区的葫芦显示出更亲近的关系，还绘制出了葫芦可能的传播路径。

至于欧洲葫芦，研究者们运用种种手段对欧洲一批古罗马时期的葫芦遗存进行了分析，在结合历史文献记载的情况下，推测欧洲的葫芦是亚洲传入的。

各显神通——驯化葫芦的奇异本领

部分学者认为葫芦除了在非洲独立驯化之外，也传播至亚洲和美洲进行独立驯化。根据考古遗址出土葫芦的年代信息推测，我们现在的葫芦大约是距今15000—10000年间驯化的，要早于大部分人类利用的粮食。葫芦娃的奇异本领让我们羡慕不已，难道经过人类之手驯化过的葫芦都是这样的吗？

驯化后的葫芦虽有奇异本领，但却与葫芦娃不同。首先，驯化过的葫芦果皮要显著厚于野生葫芦，这就意味着它们要更多地依靠人类传播种子。此外，驯化后的葫芦变得更大，相较而言没有那么苦，这主要就是更加方便人类的食用。为了满足人类制作不同功能器具的需要，葫芦的形状也变得更加的多样化。驯化后的葫芦和野生葫芦相比，有了更多的奇异本领，这些都是人类的智慧。

总之，葫芦功能多样，是人类生活中的常客。随着越来越多科技手段的出现，有关葫芦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假以时日，我们也能挖掘出更多葫芦的秘密。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